

李庚辰杂文

# 做人 与 做戏

说古论今·评人析事  
扶正祛邪·革故鼎新



李庚辰杂文



# 做人 与

# 做戏

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# 做 人 与 做 戏

李庚辰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(京)11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做人与做戏/李庚辰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1994.10  
ISBN 7-5033-0462-6

I. 做… II. 李… III. ①杂文-中国-当代-选 ②集 IV. I 267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100034)

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9.125

字数:191千字 印数:1—2,000

定价:8.20元(膜)



李庚辰,1941年生,河南南阳社旗人。现为《解放军报》高级编辑,大校军衔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。1957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,1958年参加工作,1962年入伍,先后在部队、机关任职。早年创作范围广泛,文字涉猎及于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近年主要从事杂文及评论写作,有杂文随笔集《直言集》、《探世集》等十余本问世,其中《待人处世之道》、《爱的“关系学”》分别荣获全国图书评奖。为当今有影响的杂文家。

# 还是要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

——读《做人与做戏》随感（代序言）

尚 弓

继《探世集》、《直言集》等等杂文著作与读者见面之后，李庚辰同志又出台了一部杂文新著《做人与做戏》。了解庚辰的人都知道，他一向主张堂堂正正地做人，做个剔除奴颜媚骨，抛尽低级趣味的“真正的人”。在生活实践中，他也是循此笃行的：与人为善，待人以诚；常发直言谔谔之语，每见刚正耿耿之心。而对于把“做人”当“做戏”，他则很不以为然，其作品中也不乏对游戏人生的批评。这本书以《做人与做戏》为书名，颇有深义，亦可见作者文品与人品之一斑。

我与庚辰同志同在《解放军报》编辑部共事多年。我比他痴长十余岁，虽年逾花甲业已离休，距孔夫子“六十而耳顺”的境界却差之远矣。搞杂文编辑工作，我也比他痴早十几春秋，而论工作和写作成就，我却自愧弗如。承他不弃，将书稿交我校读，并要我为之写一序文。校读尚可，写序则令我颇费踌躇，因为向来皆请名人写序。这下可好，偏偏是一位著名的杂文家索序于不才，“倒挂”现象又添一景。惶惶然

间，想起当今改革开放，讲究换脑筋，又何须斤斤于“倒挂”与否呢！恭敬不如从命，那就硬起头皮，姑妄序之。

其实，为李庚辰的杂文集写过序文和评论的，并不乏名人，诸如曾任党政要职的老杂文家宋振庭、胡昭衡、徐惟诚（笔名余心言）等就是。宋老生前在序文中称，庚辰杂文好就好在：一、“立场对头，正视现实”；二、“涉及生活面广”；三、“文风朴实，言之有物”。胡老则评论庚辰杂文道：“言近旨远，外朴内珍；可口循俗，诱人以善”；“纵论上下古今，事例随手拈来，织彩缀锦”……这些风味特色，在《做人与做戏》中也是绵延未尽的。

此外我还感到，庚辰杂文具有较浓的知识性。知识浩如烟海，许多杂文家对知识的挥洒，往往博中见专，各显其倚重和优长。或擅于哲学、伦理，或精于文艺、美学，或思索市场经济，或情系生态环境，或讲法学，或谈军事，或叙名人佳话，或侃动物世界，或说天文地理……唯其如此，才更显出杂文园地一派杂花生树、五彩缤纷的景象。庚辰杂文则十分注重“欲知大道，必先知史”，“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”的功效。常常运用历史知识联系当前世道，阐明事理，鉴戒今人。如这本书中，就道出了扬震直言失官禄，百里奚进退系兴亡，史思明歪诗出谬论，郭开谣言诛大将，陈后主禁佛实佞佛，赵元楷绝命为谏上等等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，读来意趣盎然，颇有助于理解文章的主题思想。由于作者攻读史书比较用功，并能深入开掘，故而他引用的史料和典故，对一般读者来说多有“鲜货”之感，且能析出新意，富于启示。那种炒来炒去的“陈货”虽也有，但毕竟很少。

作者尊仰鲁迅先生，是奉鲁迅杂文为追摹研习之典范的。

读庚辰杂文和他关于杂文的文论，渐次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。他曾慷慨自述：“以涂鸦杂文，扶正祛邪，使‘不是东西’者不舒服，忠耿正直人拍手称快为乐。”真有股子敢憎敢爱、嫉恶如仇、痛快淋漓的劲头。在这本书中就可以见识到：从对人民实行“全面专政”的“四人帮”，到“爱管事、心肠狠、脸皮厚”的贪官污吏，到扼杀人才的“土皇帝”之流，莫不受到严厉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；还有造谣生事的小人，以假广告行骗的奸商，乃至吹牛拍马的恶行，偷税漏税的丑事，报销中的“猫腻”，芸芸众生的起哄癖和精神麻木症，以及报批一个项目要盖 800 多个公章的官僚主义等等，莫不受到尖锐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。作者这股子劲头，当与鲁迅杂文战斗精神的影响和激励是分不开的。

近若干年来，有一种高论认为：自“五四”运动到全国解放为止，鲁迅式的杂文已“完成了光荣的使命”，也就是说鲁迅战斗精神“过时”了，可以进历史博物馆了；因而，必须创立一种“新基调杂文”来取而代之。其言之凿凿的依据是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，人民当家作主了，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。那么，以“匕首”和“投枪”而著称的鲁迅式的杂文，恐怕也包括像庚辰笔下这样的杂文，自然应该刀枪入库，打入冷宫。对这种高论，我是大惑不解的。尽管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，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，腐败现象、不正之风、愚昧落后的恶习、违抗科学与民主的鬼魅，还在肆虐。趁着改革开放，市场经济兴盛之际，如今又出现了以权势谋私利的“官倒”，用假冒伪劣商品骗人，甚至害死人的奸商，还有贩黄贩毒，男盗女娼，以及足以把人变成野兽的拜金主义等等。



凡此种种，难道不应殄以匕首和投枪，鸣鼓而攻之吗？难道社会主义社会的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，就比旧社会的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祸害小一些，可爱一些吗？以此为理由，不许舆论加以谴责，更不许鲁迅式的杂文出面干预，岂不是太荒唐！

“新基调”论者还主张：把“匕首”和“投枪”转化为“良药和解剖刀”，乃至“歌颂性的杂文”。如此这般，才能克服鲁迅式杂文的“积习”，才能奏出鸟语花香、美景良辰的“新基调”。孰料搬出这种主张来排斥鲁迅式的杂文，又难免要闹出笑话来。因为鲁迅杂文中，固然有打击敌人的匕首和投枪，但也不乏针对国民劣根性和不良社会风尚，为了进行疗救而施用的良药和解剖刀。即若歌颂性的杂文，鲁迅又何尝没有写过？如《这样的战士》、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、《夜颂》、《一八艺社习作展览小引》等文就是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，怎能假装看不见呢？同样，庚辰杂文在祛邪之余，也有不少扶正的篇章；人民内部的批评，同志式的规劝，还有热情的颂歌，也都洋溢于书中。可是，我却未曾见他以所谓“新基调”为标榜，却一直是以学习、实践鲁迅式的杂文，继承、发扬鲁迅战斗精神为荣。这是令人赞佩的。

我想，写什么和怎样写，最好还是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，并尊重作者的创作自由，何必伤气劳神去规定什么“基调”。既不要贬黜匕首和投枪，也不要偏废良药、解剖刀乃至颂歌。鲁迅式的杂文，恰好是两者兼而容之，不过前者居多罢了。此刻，我想起了酷爱杂文，而且杂文造诣极高的毛泽东同志，我们何不听听他的意见？他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中，在指出“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

对敌人的”之后，又接着说：“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？我看也可以。当然要分清敌我，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。”显然，问题在于作者的立场对不对头，根本不在于鲁迅式的杂文有什么不妥。这里，我并非要用什么“最高指示”来一锤定音。只是鉴于这条意见的确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，对我们研究鲁迅式的杂文“可不可以”生存下去，鲁迅战斗精神“可不可以”发扬下去，是大有裨益的。问题是“新基调”杂文没了来由，究竟“可不可以”混下去，倒是值得拒心。不过，这也无伤大雅。君不见今日华夏之文坛，虽难得有“新基调”的散文、小说、诗歌来凑趣，这些文体不是日臻美妙，活得蛮风光么？

当然，发扬鲁迅战斗精神，以鲁迅式的杂文去扶正祛邪、针砭时弊、扫荡假恶丑，弘扬真善美，是需要讲究战法和斗争艺术的。鲁迅先生就非常反对像许褚那样赤膊上阵，像李逵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胡抡板斧。毛泽东同志即使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，也很强调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。现在的社会情况日趋复杂，光怪陆离的陌生事物、做梦也没想到的新问题纷至沓来，弄不好就要触霉头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在这本《做人与做戏》中，作者就谈到了写杂文揭露矛盾，刺痛了一些人，就有人“对号入座”，以致招来麻烦和痛苦的切身体会。不久前，有位老杂文家著文，对两位无辜遭到搜身之辱的小顾客表示同情，并批评了那家大商场那种非法的不文明的行为。孰料那家商场竟以损坏名誉罪向法庭起诉，让这位老杂文家当了一回莫须有的被告。晦气，真晦气！但是，只要真理在握，正义在胸，也无须前怕虎，后怕狼，顾虑重重。官

司打完，该写的杂文还是要写的。

话又说回来了。“战斗正未有穷期”，杂文作者也不妨相机进行一番检讨，以期找出经验教训和制胜之方，以利再战。这方面值得检讨的问题，决非子虚乌有。例如：怎样防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？怎样把握批评、讽刺、谴责和口诛笔伐的火候、分寸？再举一些例子：一向名声不好的“倒爷”和“皮包公司”，后来却被视为推进商品交流和信息服务的合法营业；某些人因“捞外快”，甚至“受贿”而遭受制裁，后来却被判定为接受正当劳动报酬。作为“感应的神经”的杂文，当初奋起指摘是相当快速的，这就难免陷入误区。应当怎样避开这种误区？怎样及时地更新观念？还有，杂文作者用亲自采访的第一手材料甚少，依据报刊或其它第二手材料的甚多。不幸的是，有时那依据就是不真实或被歪曲了的，杂文也就跟着沦为胡说八道。应当怎样辨别真伪明察秋毫？其实杂文作者也并非圣人，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，弄不好也会因不慎失误。怎样不摆出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”的教师爷架势？怎样不讲唬人的大话？怎样处理好文品和人品、批评和自省的关系？……这些都应冷静思考。这本书中有篇《杂文的“某”字》，发了不少无可奈何的苦涩的俏皮言论，幽默感很强，也切中时弊。但其中也道出了正面的可行的道理。譬如提倡杂文作者要“穿盔甲”；对抨击对象则要“网开一面，留有余地”；要考虑尚未到达“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健全”时的国情；遇事要“出于大局计”等等。这未必说明不媚流俗的庚辰已趋于老奸巨猾，倒是显示了他已老谋深算，更成熟老辣，更“善于斗争”了。我对此表示欣赏。鲁迅式的杂文不容否定，也无须蜕变为“新基调”杂文。但鲁迅式的杂文

和鲁迅战斗精神也一定会顺应时代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前进！

无非是读后感，加上东扯葫芦西扯瓢，写了以上一大堆。至于像不像序文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有负作者盛意，有误读者光阴，非常抱歉！

1993年5月23日于北京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著名杂文作家李庚辰的一部杂文选集。其内容多为抨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,剖析错误的思想作风,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。文章题材多样,内容广泛,作者以其渊博的文史和社会知识,谈古论今,旁征博引,思想活泼,文采照人,富有思想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,读来或脍炙人口,或掷地有声,颇能给人以人生启迪,可谓是青年读者的良师益友。

责任编辑:蒲 苇

责任校对:吴 汇

装帧设计:苗 岚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还是要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（代序言） ..... | 尚 弓 (1) |
| ——读《做人与做戏》随感 .....      |         |
| 天下有道则庶人公开议 .....        | (1)     |
| “破蛋立蛋”的学问 .....         | (3)     |
| 虚词招谤 .....              | (6)     |
| 我的“二婚观” .....           | (9)     |
| “直言失官”几例 .....          | (11)    |
| 从总理“也吃菜”说起 .....        | (13)    |
| 腐烂苹果 .....              | (15)    |
| 心里装着别人 .....            | (17)    |
| 紧急建议：成立“盖章公司” .....     | (19)    |
| “有钱能买官推磨” .....         | (22)    |
| “吹牛不上税”析 .....          | (24)    |
| ‘你信不信？’ .....           | (27)    |
| 何谓“德”？ .....            | (30)    |
| 何以“月明星稀”？ .....         | (33)    |
| 气功的“妙用” .....           | (36)    |
| 史思明写诗 .....             | (38)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土皇帝”治下的人才悲剧·····    | (41)  |
| “抢镜头”见识录·····        | (44)  |
| 学会“打折扣”·····         | (46)  |
| 附：“信”与“不信”之间·····    | (49)  |
| 三十年后你在哪儿？·····       | (51)  |
| 新闻的形容·····           | (54)  |
| “异性效应”质疑·····        | (56)  |
| 洛加尼斯的哭·····          | (59)  |
| 武人与文化·····           | (61)  |
| “士为知己者·····”·····    | (64)  |
| “皆限男性”·····          | (67)  |
| “跪”的论辩·····          | (70)  |
| 杂文的“某”字·····         | (72)  |
| 治治“麻木症”·····         | (75)  |
| 谣言可以杀人·····          | (78)  |
| 位卑未敢忘忧国《赴忧集》代序言····· | (80)  |
| 武大郎改行·····           | (84)  |
| 文艺演出为了什么？·····       | (86)  |
| 斥“叽叽喳喳”·····         | (88)  |
| “进京赶考”·····          | (91)  |
| “起哄病”·····           | (94)  |
| 宋维这号人·····           | (96)  |
| “论人”何曾只“以书”？·····    | (99)  |
| “打虎”与“吓唬”·····       | (102) |
| “令行”之道·····          | (105) |
| “刘贪”之“贪”·····        | (107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优胜劣败”与“优败劣胜” .....            | (109) |
| “为所欲为”的“民主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(111) |
| “杀猪杀尾巴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13) |
| “割韭菜”与“拔萝卜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(116) |
| “逆向思维”的歧路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18) |
| 小议“假证人”之类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20) |
| 陈后主禁佛与朱元璋执法 .....              | (123) |
| “反思”之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26) |
| “疏”与“堵”的辩证观 .....              | (129) |
| 聪明的张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32) |
| 孙武演阵、贾雨村执法及其它 .....            | (136) |
| 何不顺藤摸瓜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38) |
| 报销中的“猫腻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40) |
| 说“欢度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43) |
| “烹小鲜”与“炒米花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(145) |
| 不妨试试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47) |
| 做人与做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50) |
| “踢国主义”的末路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53) |
| 迷信的“力量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56) |
| 我们力量的真正源泉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59) |
|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<br>——读《将帅轶事》 ..... | (161) |
| “和士兵一起喝汤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63) |
| 打错了比方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66) |
| 艰苦？快乐？不幸？幸运？ .....             | (169) |
| 斗蟋蟀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72)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南阳襄阳争未休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175) |
| 罪有应得毛延寿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178) |
| 欲知大道，必先知史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180) |
| 苏东坡的“认真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(183) |
| 张友鸾先生与“不怕鬼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186) |
| 睁眼看自己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(189) |
| “内助”乎？“内患”乎？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91) |
| 陈士美交了好运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194) |
| 方庆多的“买卖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(197) |
| 关于杂文评论的写作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200) |
| “管闲事”的悲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(205) |
| 税收杂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(208) |
| 近水楼台不得月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210) |
| 少一点祖先崇拜，如何？<br>——答郭振亚同志····· | (212) |
| 并非瞎捣乱<br>——与李庚辰同志商榷·····     | (215) |
| 一首深情的赞歌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218) |
| 说“人山”话“人海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220) |
| 也说“君子要与小人斗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223) |
| 赞井玉琢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(226) |
| “知易行难”说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229) |
| 赵元楷之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(231) |
| 洪教头走了以后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233) |
| 有感于道姑劝人戒求仙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236) |
| 该查谁？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(238) |